

「惊魂记」

画尸人

偏离纬度◎著

之画魂

他活着，父母就得死；
他存在，画尸人就得被终结。
在怒血中长大，却发地藏之悲愿……
曲指作画笔，延血为彩墨，为尸体化妆，
只为背负他们万劫不复的灵魂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惊魂记·画尸人之画魂入骨 / 偏离纬度著. -- 北京:
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1.10
ISBN 978-7-5146-0241-8

I. ①惊… II. ①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4000号

惊魂记·画尸人之画魂入骨

出 版 人: 田 辉

作 者: 偏离纬度

责任编辑: 齐丽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88417359 (总编辑室兼传真) 68469781 (发行部) 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国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监 制: 敖 晔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7

印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241-8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卷一

第一章 死人睁眼 002

给活人化妆是门艺术，给死人化妆只是一种手艺。只要涂上厚厚的粉底，再对原有的五官加以修补，别让人看了害怕难受就成了。如果碰到死得惨的，则需要先通过缝补、粘贴、拉皮、接骨、填充、安装假器官等手段。比如缺手缺脚的，可以用一些石膏假肢穿在衣服里；脸部塌陷的，则用纱布支起坍塌的面容；嘴部裂开的，则用针缝好，用一种肉色贴纸覆盖，再加上层厚粉。只是这些手法都粗糙得很，毕竟死人是不会再在意自己的美丑的。

第二章 最后的死状 019

孟久和那冻尸就这样面对面地望着，忽然，那冻尸的头部猛地向后折去，脖子处仿佛被撕裂一样露出一条缝隙。那缝隙里黑黝黝的，没有血肉也没有骨头。只见那缝隙以古怪的方式蠕动了一下，突然从里面翻出一圈白而尖的牙齿！

第三章 狐狸也爱钱 039

按风俗，老人死后尸体先会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以减缓尸体腐烂的速度（以山上一种特殊的树汁涂抹全身，再自鼻腔将稀释的树汁灌入体内）。然后，尸身应在家被儿女拜祭三天，再抬尸游村，接受各家各户的祝福并与阳世道别，并于第四天晚放在村西的土地庙里接受净化。这几天，老人依然被当做村里人，属于山头村。第六天才能整装化容，正式当做一个死人下葬！一旦下葬，老人便归入阴世，不再属于山头村了。

第四章 挖坟寻凶 055

我曾经听说过，有一种巫术先是摧残童男童女的肉体，使其加深怨念，然后喂他们吃下一种使肉体麻痹的药，然后活着浇蜡。再以秘法将孩子的灵魂纳入某种阵法中，以达到保护阵内某些东西的目的。

第五章 吃掉死亡 070

这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手脚都断掉了，眼窝里也只留下一个空洞，周身都被蜡浓浓地裹住，乍一看像是个做得很粗糙的蜡人，但手脚的断面却露着白茬茬的骨头，还有乱糟糟的肉。

第六章 画魂入骨 085

“而这画魂入骨，才真正是天授画尸人和修道者的区别。画魂入骨，指的不是死者的皮骨，而恰恰指的是那些天授画尸人。对于那些无论如何无法净化的东西，他们会将其封入自己的体内。”净月说到这里，打了个激灵，以少有的认真表情沉声道：“你明白这代表什么吗？这代表，他们将分享那些东西的记忆与痛苦，代表无论何时，他们都要同体内的那些东西搏斗，不让那些东西取代他们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并抵抗着那些东西提出的种种诱惑。所以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没有哪个画尸人愿意这么干的。”

第七章 这不是我的手 098

杜亦羽站在陈化铭老婆的身前，端详了一会儿，似乎是自言自语道：“看来……这尸画起来要卖些力气了。”然后，他自怀里掏出一把折叠刀划破手指，在那女人的眼脸上一抹，一道鲜红的眼影飘飞于那双死鱼一样的眼上，直没入鬓角。鲜艳犹如戏子之妆，却诡异如浓妆的纸人。

卷二

第八章 警局行尸 116

不对！他清楚地记得那个老头的头曾经被姓杜的法医正了过去！而且，记得刚才他掏小九的时候，还曾经刻意地背向老头的脸部，就是为了不去看老头盯着房顶的眼睛！胡言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，他再次攥起那把手术刀，咽了口吐沫，才用力扭过那有些僵硬的脖子。那老头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只是那嘴角似乎扯出一抹讥笑。

第九章 不要缠着我 130

这种感觉很不好，令她不自觉地紧张起来。但她还是摸了半天，正要放弃的时候，触手一个软呼呼的东西——应该是她的毛拖鞋了。于是，她便向外一拉——意外地沉，好像刮上了什么东西。雨灵皱了皱眉，用力一拉！随着毛拖鞋被拉出来的竟然是一个轻得好像没有骨头的男人！那男人用一双死鱼般的眼睛看着她，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毛拖鞋的一端。

第十章 ‘心即是魔’ 147

孟久缓缓地弯下腰，手里拿了匕首，准备去割那水草似的东西，双眼依旧紧紧地盯着那些女人的头。触手之处，他心里就是一阵发麻，那水草似的东西摸起来竟然像是一片肉？往左右摸摸，只觉那些东西盘根错节，交织成一片庞大的网络，看那人头分布的情况，恐怕整个水域都被这种东西占满了！

第十一章 天授的克星 182

四周的林中突然传来一阵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，她正在生疑，脚下突然“簌簌”地跑过去几个毛茸茸的影子。待她看清那竟是几只巨大的老鼠后，不禁惊叫一声，只觉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要掉在地上了。接下来的景象，却令她连叫都叫不出来了。只见四周的林子里，不知从哪里跑出这么多的老鼠，有大有小，有白有黑，川流不息地跑出来，见了那些食腐虫便一拥而上，啃咬抓挠，片刻间，就有数百只食腐虫化为森森白骨。

卷三

第十二章 谁也不能走 198

整间公司极为安静，可这种安静并非绝对的安静，因为办公大厅里十几台电脑都开着，发出了轰轰的机器运转声。那感觉给人十分怪异，仿佛这里本该坐着十几个工作人员在工作，可目光所及之处，却一个人也没有。翡月心思一动，缓缓走近一台电脑。她不知道自己期待证明什么，是要证明这里坐着一个她看不到的人，还是要证明整个大厦真的空无一人了？但她也知道，无论是哪个答案，都不是好消息！

第十三章 不要去可怜她 228

杜亦羽好像没听到一样，也不理她，只是以指做笔，像是一个艺术家一样，缓缓地描过那女人被白漆粘在一起的眉，勾勒那悲愤的双眼，抚摸那因痛苦而吼叫的唇，用透明的颜色为那个女人完成最后的妆容。

第十四章 以血之名 245

一个人形的身子被铁链悬挂在洞中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整的肌肤，身上不断往外留着汩汩的血液，一滴不剩地流入放在其身下的一口大缸里。而就在那人的周围，盘膝坐着三个十几岁的少年，结着古怪的手印，闭目不动，只是嘴里不断地涌出低沉而令人心慌的念诵声，对于眼前的惨境竟是无动于衷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即便这样，那个人也未死，一双绝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推门而入的她，眼中满是痛苦，自喉咙间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，听那声音，这无皮的人竟然是个女子！



卷一 天授画尸人

画尸画皮，画魂入骨，此乃画尸人祖训！

为死人整容，化妆不光是为了安慰生者，也是为了净化怨气。画尸人便是由此而生的行当。但在画尸人之中，有一脉天生便具有灵力，他们被称做天授画尸人。

天授画尸人，被称为天地间最可怕的存在。

天授画尸人，靠着父母的血肉活下来。

天授画尸人，应该早就灭绝的一脉……

第一章 死人睁眼

(一)

张勤掀开罩在尸体上的白布，露出一张17岁少女的面容。少女死于自杀，割腕自杀。因此她的脸色惨白中带着一种干瘪之色，令人看了颇为揪心。张勤只看了一眼，便叹了口气，好好地活着多好，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自杀呢？

他拿起一块海绵，沾了些热水给冻硬的皮肤解冻，并为少女清洗一下面部。然后，他会以他精湛的化妆技术，令少女的惨白遗容变得祥和、端庄起来。

张勤在殡仪馆工作，他的职责便是为死人整容化妆，这一行是殡仪馆里公认最累、最脏、最不为人理解的岗位。整容化妆使死者遗容端庄、祥和、尊严地呈现在家属面前，令家属哀痛之心得到抚慰。按张勤的说法，给活人化妆是个性化服务，而给死人化妆是维修服务；给活人化妆是门艺术，给死人化妆只是一种手艺。只要涂上厚厚的粉底，再对原有的五官加以修补，别让人看了害怕难受就成了。如果碰到死得惨的，则需要通过缝补、粘贴、拉皮、接骨、填充、安装假器官等手段来装饰。比如缺手缺脚的，可以用一些石膏假肢穿在衣服里；脸部塌陷的，则用纱布支起坍塌的面容；嘴部裂开的，则用针缝好，用一种肉色贴纸覆盖，再加上一层厚粉。只是这些手法都粗糙得很，不过死人是不会再在意自己的美丑的。经过修整化妆，除非有人去捏死人的脸，扒死人的衣服，或者贴近了使劲看，一般都看不大出来的。只是整容的效果以及所用的手法，要看家属出多少钱而定。钱给的多，就算脑袋缺一块都能修得上。

张勤拿起粉饼，准备将一层厚厚的粉底扑在少女的脸上。谁知粉底刚刚扑上女尸的额头，少女的眼睛突然睁开了！灰白散乱的瞳孔一眨不眨地盯着张勤。张勤手一抖，粉饼掉在了地上。

“死人睁眼！”张勤狂跳的心里冒出行里尽人皆知的一句话：死人睁眼，丧师收手！这里的丧师是以前行里人对自己职业的一种戏谑的称谓，多少有些自嘲的意味在里面。按古老的规矩，一旦死人睁眼，丧师应立刻停止化妆，用手合上死者的眼帘，再闭目于胸前击掌三次。之后，立刻收拾东西离开尸体旁边，并且尽快火化尸身，否则便会出现可怕的事情。具体是什么后果则流传着许多版本：有的说死尸会复活；有的说会被冤魂缠身，死于非命；有的说会成为人不人，鬼不鬼的东西；有的说会引起可怕的瘟疫。

怎么办？！张勤哆哆嗦嗦地将那双诡异的眼睛合上，闭目击掌三次。心里还在嘀咕，下面该怎么办？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！以前不知给多少死得很惨的人化妆整容，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！化还是不化？化吧，他心里实在有些发毛，可不化吧，他刚刚收了家属2000元的好处。最近打牌总是输钱，他实在不愿意把这2000元白白退回去。更何况，如果把家属惹毛了，将他私下收钱的事说出去，那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想到这里，他咬了咬牙，青天白日的，总不会真的诈尸吧？！

张勤喘了三口气，令自己镇定下来。当他重新拿起粉饼的时候，才发现，自己的手还是有些颤抖。他不得已用另外一只手撑在停尸台上，这样才能使右手粉饼上蘸着的白粉不至于散落得哪里都是。

他双眼紧紧盯着少女的眼睑，紧张而犹豫地将粉饼扑在女尸的脸颊，仅仅是一下，那尸体的双眼又赫然睁开！同时，张勤只觉得手腕一紧，一个冰凉僵硬的东西握住了他！他没有低头查看，直觉感到一定是女尸的手！

那一瞬间，张勤被吓得脑子中一片空白，发疯一样地跳着向后退，同时挣扎着使劲地甩手，希望从那女尸的手里挣脱出来。但那手却死死地攥住他的手腕，用的力大了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那手竟从割腕的伤痕处断了开来！与此同时，那女尸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。

张勤大叫一声，由于惯性坐倒在地上。而他因为被那断手吓坏了，只是举着那只带有女尸断手的手臂，毫无意义地大叫起来，并没有意识到尸体的变化。直到那一声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笑声弥漫在整容室的空气里，张勤才停止了大叫。他像牛一样剧烈地喘气，努力抬起僵硬着的脖子，便看到那女尸坐在那里，半扭着身体对着他，惨白的脸上是死鱼一样的双眼，以及那嘴角诡异的笑容。

在那一瞬间，张勤只觉得心脏一下便跳到了嗓子眼，整个五脏六腑都因害怕而翻滚着。他本能地想逃走，但腿打软站不起来，只得坐在那里狼狈地拼命往后挪，全然忘记了自己手上的那只断手。

还没挪出多远，他便撞到了一样东西上，他不敢回头去看，但心里清楚那是另外一个停尸台。他记得那上面放了一具男尸，心里一紧，想要回头看看，但双眼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地盯着前面那不停冷笑着的女尸。好在那男尸似乎没有任何异动。他这才靠在那停尸台的边缘，努力地恢复自己因惊吓而停顿的呼吸。

就在他刚刚喘上一口气的时候，他发现那女尸的视线从他的脸上略微抬高，同时，举起那光秃秃的手腕指着他的身后，笑声更加凄厉！张勤刚刚恢复的呼吸又开始急促起来，他只觉得后背一阵发毛，但全身僵硬，无法回身去看发生了什么。然后，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胸前蠕动，他头不敢动，只是低下眼睑，于是便惊恐地发现那只断手不知何时离开了他的手腕，爬向他的胸口。

几乎就在那冰冷的指尖碰触到他的脖子的时候，眼前一个影子一晃，一个面容扭

曲的人头倒悬着出现在他的脸前，是那个男尸的头！头下的脖子好像蛇一样伸展盘曲着！那男尸头的嘴角本因交通意外而微微向下斜，而此刻倒过来，下斜的嘴角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笑意。张勤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恐惧带来的压力，只觉胸口一紧，发出了最后的一声惨叫。

(二)

张勤的死被认定为因极度惊吓引起的心肌梗塞。然而，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常年和各种各样的尸体为伍的人被吓死呢？

警察仔细勘查了整容室，共有男女两具尸体，都是张勤今天要修容的。男尸死因是交通意外，脖子和肩颈部被摩托车碾压过去，变得好像棉絮一样，随时都可能断掉。下巴被卷得向下歪斜，使得脸有些变形。张勤就死在了男尸所在的停尸台前，但应该和这具男尸无关。顺着张勤那圆瞪的双眼，便是对面的女尸！

那女尸也只是老老实实在地躺在那里，面容虽然有些惨白，双眼不知为何处于睁开的状态，但绝对不可能把人吓死啊！不过，令人不解的是女尸的手不知为何断了下来，就掉在张勤身边。看断口好像是被生生撕裂下来的。

现场的一切都令警察百思不得其解！说有人谋杀吧，可现场除了张勤又找不到第二个人的指纹。说是意外吧，这断手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手和断腕处都没有被外力挤压的痕迹，说明不大可能是用机器拉扯的。上面虽然有张勤的指纹，但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搬动身体时留下的。何况，张勤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力气啊！但又是什么力量，能产生这种现象？

最令人不解的，是张勤的脖子上有那个女尸的指纹！难道张勤没事自己把死人的手往脖子上放？还是有变态嗜尸狂在摆弄尸体的时候被张勤撞到，又以种种变态的手法将张勤生生吓死？最后一点是刑警大队的小李提出来的，显然，此说法立刻遭到集体驳斥。

就在警察反复调查取证的时候，殡仪馆的老化妆师王师傅偷偷地找到了馆长。马馆长岁数并不大，刚刚四十出头，却是仕途的老手。只是官运似乎并不太高，所以折腾了几年，也只是弄了个殡仪馆馆长的位子。开始，马得天确实觉得非常的丧气，但没过多久，他便发现原来殡仪馆是个非常来钱的地方！而且，殡仪馆馆长的位子很少有人盯着要抢，他这官当得也没有那么累。有了钱，也就暂时地令他打消了继续挪位升官的主意。

当王师傅一脸惶恐地叙述完他的猜测后，马得天眉毛已经皱成了麻花。但王师傅是馆里备受尊重的老人了，他不能太伤王师傅的面子。因此，马得天耐着性子问道：“王师傅，你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但现在是什么社会了，早就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了。尤其是我们殡仪馆性质特殊，更是不能传播这种迷信思想。”

王师傅急道：“马馆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！这世上有很多事情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。那尸体一定要尽快烧掉！”

马得天揉着太阳穴道：“王师傅，你这话说得简单，你有没有想过家属是否同意？！”

王师傅不自觉地搓着手，屁股在沙发里挪动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死人睁眼，丧师收手。这是行里数千年传下来的规矩。不能破，不能破啊……”

马得天靠进转椅背中，将脸隐藏在阴影里，冷冷道：“破了规矩又能怎么样？”

王师傅一哆嗦，看向马得天道：“张勤就是例子。”

马得天已经有些生气了，这个王师傅有些得寸进尺了：“这件事我定了。等警方那边完事，尸体还是要整容化妆，现在不能烧！”说完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打算再听王师傅唠叨下去。

女尸名叫陈小铃，是中国天水贸易集团的董事长陈化鸣的独生女。虽然家属是不会对他们殡仪馆细述死亡原因的，但由于陈化鸣太有名了，所以，陈小铃的事他多少听说一些。据说那陈小铃从小被宠得不得了。本来是天之骄女，却又开始吸毒，而唯独这次，陈化鸣没有让女儿任性，坚决地要陈小铃戒毒。好在毒瘾不深，陈化鸣将陈小铃关在家里，又请了私人医生来对陈小铃进行治疗。这件事，陈化鸣虽然极力保密，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还是多少被外界知道了。从小到大什么都被满足的陈小铃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管束，她越来越暴躁，谁也说服不了她。而最后的刺激，便是陈小铃的未婚夫，MIEDS集团的总经理宋靖取消了婚约。一气之下，她便割腕自杀了。

据法医讲，一开始她并不想自杀，只是想要吓吓父母和宋靖，让父母继续满足她的要求。而她没有想到自己被毒品侵害的身体早已承受不住血液的流失，就那么意外地死亡了。

这种情形下，陈老爷子又是自责又是愤恨，自然要把女儿的葬礼弄得风风光光的，怎么可能同意随便烧了？！更何况，他已经收了陈化鸣一大笔钱……至于王师傅，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再找他谈谈，如果他出去胡说八道，说什么死人睁眼，丧师收手的，以后谁还敢来殡仪馆？自己的官位恐怕也不保。

王师傅见馆长已经打定主意，只得叹了口气离开。他心里明白，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让一个40岁左右的人去相信，确实是难了些。就连他也仅仅是听师傅讲过。可张勤的死着实令他不寒而栗！尤其是陈小铃那死瞪着双眼的尸体，更是吓得他差

点尿裤子！

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就在整容室外不远的地方蹲着抽烟，但里面撞翻了那么多器具，他愣是一点动静都没听到！等他进去的时候，张勤已经死了。世上有些事还是宁可相信其有的。如果师傅说的话是真的，那陈小铃的尸体如果再不烧，恐怕便会出现所谓的尸变！

马馆长是说不动了，而且看他的意思，还是决意要给陈小铃修容！而张勤死后，他是殡仪馆里唯一的化妆师了……王师傅越想越觉得害怕，但这工作是他家里唯一的财政来源，他也不敢随便辞职。想来想去，他突然想起师傅曾经提到过，过去曾经有一些人专门从事为死人化妆下葬的工作。和他们这些普通的化妆师不同，那些人有自己的不传之秘，专门处理这种怪异的尸体！记得那些家伙好像叫做画尸人？

一想起画尸人，王师傅便觉得自己也许还有救！可……到哪里去找这所谓的画尸人呢？赶尸的说不定还好找些，画尸的……大概连师傅都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吧……

张勤死后的第5天，马得天将一个颇为英俊的年轻人介绍给王师傅：“杜亦羽法医，市局派来调查这件事情的。”说完又向杜亦羽道：“杜法医你有什么需要，就跟王师傅说好了。”

杜亦羽点了点头，看向王师傅，微微一笑道：“王师傅，我想去看看张勤、陈小铃的尸体，能带我去吗？”

王师傅心里暗暗叫苦，却也不好当着馆长的面说什么，只得点头说好。

两人出了办公楼，王师傅犹豫半天，还是说道：“杜法医，有几句话，我本来不该多嘴，可我不说，心里又过意不去。”

杜亦羽微微一笑道：“您说吧。”

王师傅看着杜亦羽，只觉得这个总是在笑的人和其他年轻人完全不一样。但究竟哪里不一样，他又说不出来。王师傅不觉咳嗽了一声才道：“那陈小铃……唉，你相信行尸吗？”

杜亦羽挑了挑眉没有说话，他知道对方会继续说下去的。果然，王师傅长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我们这行里，有个古老相传的规矩，在给尸体化妆的时候，如果发生尸体睁眼的事情，便一定要停手。而且，那个尸体也要马上烧掉，不然……”王师傅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看向杜亦羽，却发现对方脸上并没有他预期中的嘲笑。这令他受到了鼓励，于是又接着道：“具体为什么要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听我师傅说过。所以，我就跟馆长说尽快烧了那具尸体，可他不相信啊！而且，还要坚持给那尸体化妆！我可是不敢，但我也不能辞职，唉……”说到后来，竟然变成了唠叨诉苦。

杜亦羽看着这一脸愁容的老人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那陈小铃的尸体睁开眼睛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！可吓死我了！”王师傅紧张地对杜亦羽道：“杜法医，我相信我



的话？”

杜亦羽眼光一闪，微笑道：“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可不是嘛！以前，我也是半信半疑，可现在，我是真信了！唉，我现在一给尸体化妆就觉得害怕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啊？！”

杜亦羽见王师傅又要开始唠叨了，忙道：“王师傅，冷藏室还没到吗？”

王师傅一愣，道：“怎么，你还去看？”

杜亦羽道：“当然了，这可是我的工作啊。”

王师傅吃惊地看了杜亦羽几眼，不知他是年轻人胆子大，还是压根就不信自己的话，只得叹了口气道：“拐个弯就到了。”

冷藏室说白了就是停尸间，只是现在殡仪馆为了招揽生意，提高服务，马得天便连各个场所的名字也改了改。按他的话说，停尸间听起来冷冰冰，阴森森的，而冷藏室好歹还有些科学概念在里面，显得高级一些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改名，这里永远都有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。也只有这些成天围着尸体打转的人才能在里面泰然处之。

王师傅走到冷藏室的里面，拉开中间的一个抽屉式冷藏柜，杜亦羽看到那上面写着张勤的名字。

他走过去，做了几个简单的医学检查，然后目光便停在了张勤的脖子上。王师傅看着杜亦羽的目光，想起那掉落一旁的断手，不觉地后背一阵泛凉，轻声道：“他的脖子……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杜亦羽摇了摇头，拉上尸体袋的拉链条道：“没什么，陈小铃的尸体呢？”

王师傅忍不住道：“真的要去看吗？”

杜亦羽一笑道：“您要是害怕，就先出去吧。我自己看，放心，不会乱动别的尸体的。”

王师傅连忙摇头道：“这话怎么说的，你是法医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既然这样……”他指了指右面偏上的一个冷藏柜道：“就是那个，第18号。那边有梯子，你如果想把尸体搬出……你再叫我吧，这里虽然有自动设备，却并不太好使。”说完便真的转身出去了。

杜亦羽微微一笑，搬过梯子，爬了上去。

“NO.18 陈小铃”，他缓缓拉开冷藏柜，露出里面的尸体袋。一阵阴冷之气自冷藏柜里飘了出来，比冷藏室内的温度还要低。杜亦羽似乎并不急于动手，只是站在那里，但嘴唇微动，似乎在默念着什么。

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吵嚷声，几个人的脚步声径直向冷藏室走来。杜亦羽皱了皱眉，放下正要拉开尸体袋拉链的手，便看到马馆长首先推门进来，然后是一个不认识的中年人，最后是一脸无可奈何的王师傅。只见那个中年人一走进来，便对着杜亦羽大声道：“下来，下来，谁让你动我女儿的尸体的？！”

杜亦羽挑眉看向那个有些发福的男人，这大概就是陈小铃的父亲，那个商界的知名人物陈化鸣吧？他还没有说什么，一旁的马馆长已经赔笑道：“陈总，这是市局下来的法医。”

那陈化鸣丝毫不给马得天面子，怒道：“法医怎么了？法医更是不行！我女儿活的时候漂漂亮亮的，死了也不能由着你们乱来！”

杜亦羽看着一旁又是无奈又是苦笑连连的马馆长和王师傅，突然一笑道：“嘘，你这么大的声，不怕把死人吵醒吗？”说完，还不忘指了指身前陈小铃的尸体。

后面王师傅连忙呸了三下，哀声道：“我的杜大法医啊，在这种地方，可开不得这种玩笑啊！”

一旁的马馆长虽然不信有鬼，但他终究是坐办公室的人，此时站在这满是尸体的地方，又想起王师傅前些日子的话，也不由得有些不舒服。

那陈化鸣似乎是霸道惯了，杜亦羽的话显然激怒了他，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梯子下，又二话不说笨拙地爬了上去，指着杜亦羽的鼻子道：“你给我马上离开！”

杜亦羽耸耸肩道：“可以，但要在做完尸检之后。”

陈化鸣恼怒地看着一脸轻松的杜亦羽，手指竟有些哆嗦，还是马馆长又抢着说道：“杜法医，陈总已经和警局的领导谈过了，张勤的案子和陈小姐的遗体没有什么直接联系，而且，张勤的案子也准备结案了。所以，警局已经同意陈总安葬陈小姐了。”

杜亦羽看了一眼那个一脸蛮横的陈化鸣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可以不管。但……你要找谁来为你女儿整容化妆呢，他吗？”说完指向后面的王师傅。

王师傅暗自叫苦，连忙摆手道：“我最近身体不好，正想请假去看看病……”

“王师傅……”马馆长吃了一惊，连忙想要打圆场，并劝说逼迫王师傅就范。但陈化鸣已然道：“这不用你担心，这回，我自然会请最好的化妆师来！”

马馆长一听，生怕这宗大买卖跑了，连忙道：“我们这里就有全国最好的化妆师！”

陈化鸣鄙夷地看了一眼马得天道：“上次那个张勤，你不就说是最好的吗？”

马馆长连忙解释道：“那个张勤是我们馆最好的。全国最好的化妆师上次正好出差。不过您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让他亲自上阵！”

马馆长一番话似乎又稳住了那个陈化鸣，一旁的王师傅也松了口气。虽然他们馆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全国最好的化妆师，不过，不管马馆长怎么去折腾，这件事应该是不会硬安在他头上了。

几个人说来说去，终于想起了一旁的杜亦羽。陈化鸣挑畔般地看向那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这令杜亦羽感到有些好笑，这个商界大亨，心眼实在小得可以！他又看了一眼尸体包，似乎一时三刻不会有什么动静，想了想，右手悄悄在尸体头部上

空画了个圈，然后转身下了梯子道：“随你们吧，不过，如果再出什么事你可以来找我。”最后一句是说给王师傅听的，说完便真的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。

杜亦羽走后，马馆长这才松了口气，对陈化鸣道：“陈总，我们也走吧？”

陈化鸣冷哼一声道：“既然来了，我要再看看我女儿。”

王师傅一听吓了一跳，想也没想就道：“不行！”说完便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果然引来了另外两人诧异的眼光。陈化鸣先说道：“有何不行？”

王师傅一愣，也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他只是怕，却又不敢说。幸亏一旁的马馆长及时地说道：“没什么不行的，王师傅你先出去吧。”

王师傅如获大赦，赶紧转身离开。谁知他刚刚走到大厅，便听到冷藏室里传来两声惊叫。那叫声直刺他的耳鼓，令他浑身汗毛直竖。然后，他便听到冷藏室的门被撞开了，他神经反射地回过头，便看到连滚带爬的马馆长和满脸惊恐的陈化鸣从冷藏室里跑出来。马馆长和陈化鸣的恐惧传染给了他，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吓得满脑子空白，只是转身就往外跑，生怕什么东西追出来。直到跑到广场，方圆50米内没有一丝阴影，三个人才喘着粗气停下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王师傅问道：“马馆长，出……出什么事了？”

马馆长用手捂着胸口，脸上依然神色紧张：“诈尸了，诈尸了！”活了40多岁，在殡仪馆干了十多年，今天才算知道什么叫做尸变！

王师傅浑身哆嗦了一下，又道：“那……那……”“那”了半天却说不出一句话。而一旁的马馆长却一下抓住了他的肩膀，道：“王师傅，那尸体，赶紧烧了！”

王师傅一愣，本想说谁敢去烧啊，但看着马得天的眼神，他咽了口吐沫道：“馆长，我……我可不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只听一旁的陈化鸣依然喊道：“不能烧！”

陈化鸣的声音吓了两人一跳，马馆长赔笑道：“陈总，人死总是要入土为安的。”

陈化鸣固执地说道：“那是当然！不过，我的女儿一定要安葬得风风光光的！”

马馆长一脸苦相道：“可……刚才您也看到了。为了陈小姐早日安息，我看这繁文缛节的事情就省了吧？”

陈化鸣猛然站起，看向马馆长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我再加一百万，你来想办法！”

马馆长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而且……他想着是否有划归他私人的可能性。陈化鸣看着马馆长的样子，又道：“当然，除了这一百万，一切费用我来承担。我再为你们进一套新的设备。”

陈化鸣话音方落，马馆长便一下跳起来，握住陈化鸣的手道：“一切交给我吧！”

陈化鸣点了点头，看向冷藏室所在的大楼沉重地叹了口气。临走又塞给王师傅一万多块钱道：“今天的事情，一定要保密！”

送走陈化鸣，马馆长便将王师傅请到了办公室，亲自为他倒了杯水道：“王师傅啊，上次你说我还不信，今天可是大开眼界了！你不知道，陈总刚把拉链拉开，那陈小铃的尸体便忽地坐了起来，还嘎嘎嘎嘎地笑……笑了两声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又‘砰’地躺了下去，真是吓死人了！”他坐回到转椅中又道：“不过，陈总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物，就那情况下还不忘把那抽屉关上！”

王师傅把水杯放下，只是跟着附和着，心里却打定主意，无论馆长说什么，他都坚决不给那个陈小铃化妆入葬！

果然，马馆长话锋一转道：“王师傅，您是馆里的老师傅，碰到这种事我也只能和您商量的了。您看……”

王师傅苦笑道：“马馆长啊，这事您可别找我了，我一家老小都指望着我呢，我要出了事，全家都得上吊啊。”

马馆长却依然笑道：“这我知道，不过您要是帮了我，我每月给您涨200块工资，还负责给您夫人安排个工作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王师傅一愣，这诱惑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，他犹豫着，马馆长又将四万块放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道：“听说孩子考上大学了？这四万，您先交学费吧。”

王师傅连忙站起来：“这，您太客气了！好吧，我琢磨琢磨！”

从马馆长办公室出来，王师傅摸着兜里沉甸甸的钱只觉得脚步都轻了。但一想到自己应承下来的事，高兴劲就一下都没了！他心里其实想的，是去找那所谓的画尸人来给陈小铃送葬，但怎么找？刚才一时头脑发热，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，现在可好，要是找不到画尸人，难道真的自己来做？他越想越是着急，晚饭更是吃得食不知味。一旁的儿子王笑笑正和同学打电话，王师傅有意无意地听儿子提到了上网查资料什么的，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。等儿子挂了电话，他便把儿子拽到网吧。

王笑笑坐到电脑前，打开浏览器键入一个搜索网站地址后道：“好了，您要查什么？”

王师傅道：“画尸人。”

“什么？”王笑笑看向一旁的父亲，“恐怖小说？”

王师傅道：“你先查查，看能查出什么。”

王笑笑耸了耸肩，依言打入了“画尸人”三个字。搜查的结果五花八门，但大多都是断章取义，没有任何用处。一直翻了9页，王笑笑已经开始不耐烦了，便把座位让给父亲道：“您就这样一页页地看吧，看哪个链接有兴趣就点开看，我去旁边的书店看看，有事叫我。”

王师傅心道这样也好，省得待会儿不知如何跟儿子解释。不过，他的电脑水平实在是在有限，又不习惯从电脑上看字，折腾了近1个小时也没什么结果。儿子大概在书店的角落里看上免费书了，他有些失望，揉揉酸疼的眼睛想要离开了。突然，他的视